

## 新大众文艺在聊城

## 麦熟几十秋

■ 王晔

夏夜的庭院里,外公摇着蒲扇,指着天上的月亮说:“这月亮啊,你太姥爷看过,太姥爷也看过,如今轮到我了。”那时我年纪小,只觉得月亮不过是夜里的一盏灯,哪里懂得这话里的分量。许多年后,在异乡的出租屋里,被生计压得喘不过气时,偶然抬头看见那轮被高楼分割得只剩一角的月,心头猛地一颤——这清冷的光,确实确实,也曾照在李白“举杯邀明月”的孤盏上,抚过苏轼“千里共婵娟”的无眠夜。原来,世世代代的人,竟是这样被同一月光串起来的。我们来了又去,月亮却只是静静地圆了又缺,缺了又圆,像一位永恒的见证者。

印象最深的是老屋后的那片麦田。童年里,麦熟是件大事。祖父总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爬上垄头时,蹲下身,拈起一穗麦子,用粗糙的拇指与食指轻轻一搓,吹去麦壳,将几颗滚圆的麦粒放入口中,慢慢地嚼。他眯着眼,望着麦浪翻滚的田野,自言自语般念叨:“又一茬啊。”那时觉得,麦子熟了便熟了,割了便有白面馒头吃,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所谓千秋万代,不过就是这样,麦子静默地熟了一次又一次,土地无言地承载了一代又一代的生态与离别。

这让我又想起父亲。改革开放初期,他是村里第一批跑运输的。家里有张泛黄的照片,照片里的他站在一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前,又着腰,笑得像田里最饱满的麦穗,背后是尘土飞扬的土路。后来,路越修越宽,车越换越好,他额头上的皱纹也像田垄一样越来越深。有次我帮他收拾旧物,翻出一本他早年的行车日志,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某年某月某日,运砖到某处,路遇大雨,车陷泥中;又某日,送粮归来,看见路边槐花开得正好。我问他,跑车这么多年,最得意的是什么?是挣了钱盖了新房,还是供我上了大学?他想了想,指了指窗外,说:“是那些路,我用车轮子一寸一寸量过;那些地方,不同季节的景,我都见过。累累,可心里踏实。”他的话没什么文采,却

## 且任花落随风去

■ 刘晓东

一位好友因病去世,我和几位朋友忙里忙外地料理完事后,一块儿去看望他的父亲。老人家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,面带微笑地感谢着我们,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。一旁好友的姐姐早已泣不成声,哭得几乎要喘不上气。

几天后,我和那几个朋友相约在一家小酒馆吃饭。本来好友的父亲要请客,被我婉拒了,改成由我做东,感谢朋友们在丧事上的辛劳。满满一桌菜肴上来了,却很少有人动筷,只是不断地端杯喝酒。我们谈论最多的不是好友的离世,反而是好友父亲的表现。白发人送黑发人本是人生之大不幸,可在老人身上似乎成了例外。一位朋友说,办完丧事的第二天,就看见老爷子骑着自行车去锻炼了,遇到熟人还像往常一样打招呼呢。我们唏嘘了一番,百思不解这位老爷子到底是怎么想的。

等我再次踏入好友父亲的院子时,已经是春暖花开的季节。老爷子背着手,正站在一株流苏树前,盯着地上那一朵朵、一瓣瓣的花看。他非常专注,连我走进院子来到身边都没有发觉。当我向他问好后,他才猛然惊醒似的扭头。看清是我后,有些尴尬地笑了笑:“小刘来了。”说着用手擦了擦脸,像是抹去看不见的灰尘,其实我已经看到他眼角流下来的泪水。流苏这种树在我们当地很少见,老人家里种植的这棵,是好友多年前去南方旅游时买下,并专门快递回来的。好友说这树是

像一块沉甸甸的土坷拉,砸在地上有个实在的响儿。他那一代人,赶上了“麦田”式巨变的年代,土地里长出的不再仅仅是庄稼,还有工厂、公路和望不到头的机遇。他们未必想过什么“宏大的叙事”,只是凭着要让日子“像模像样”的本能,去经历,去感受,去让时代赋予的这“一茬”光阴,用自己的力气和汗水,结出尽可能饱满的穗子来。

前些年回老家,老屋早已翻新,但屋后那片地还在。我学着祖父的样子,拈起一穗麦,麦香混着泥土气息,还是旧时的味道。田埂边,几个孩童追逐着,笑声清脆,他们脚下的泥土里,或许混着几百年前某个农夫滴落的汗珠,也混着昨日才落下的新雨。极目望去,地平线上,秦汉的烽燧早已化土,明清的驿道成了柏油路,只有这麦田,这四季,这头顶的日月,仿佛亘古未变。忽然就明白了“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”的那份苍茫。帝王将相费尽心机想要刻入青史的功业,大多成了废墟上的传说,或是史书里几行需要注解的文字。而这片土地上,春播秋收的循环,寻常人家的炊烟,对“过得像样”的期盼,却像地下的根脉,从未断绝。

所谓人生,哪里需要附丽太多空洞的意义呢?它本就实在得很,像一株麦子,春天发芽、抽穗,夏天成熟。我们在这有限的、几十次“麦熟”的光阴里,能做的,或许就是找到自己那块“土地”,无论是祖父守望的田垄,父亲丈量的公路,还是我所选择的书桌与文字。然后,寻一个让自己“舒服的姿势”,不必扭曲本性去迎合什么,只需诚实地面对世界,努力地向下扎根,向上生长。在这个过程中,去经历劳作的汗水,也感受收获的喜悦;去承受风雨的吹打,也仰望星月的清明。将每一个“当下”都过得饱满、结实,这短暂的一生,便因为经历了足够的阳光雨露、风霜冷暖,而获得了属于自己的重量。

月亮又升起来了,清辉洒在静静的麦茬上,仿佛给土地盖上了一层薄薄的、智慧的盐。来年,这里又将是一片青青,然后转成金黄。而看着这一切的我也将慢慢老去,成为这片土地记忆里,又一个看过月亮、等过麦熟的人。这便够了。在这麦熟几十秋的往复里,能认认真真地活过、爱过、感受过,将自己的那一茬岁月,结成几粒诚实的麦子,回归这片深厚的土地,便是对生命最大的诚恳,也是我们能献给这无穷时空的、最朴素的礼物。

长寿树,以此来祝愿老人能够长命百岁。如今树已经有碗口粗,可是他却不在了。

我劝老人回屋里歇息,毕竟昨晚刚下了一场暴雨,空气有些凉。老人摇摇头说:“站在这里,就像站在儿子身边。”我忽然明白,老人那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是做给别人看的。“刘啊,你知道吗?我那段时间一直不相信他早早地离开了我,就感觉他在身边,在陪我说话聊天,陪我看电视。只是……”老人哽咽了一下,接着说:“当我叫他名字的时候,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回答。”我劝他要想开,既然已经成为现实,就别再多想了。老人点点头,又说:“昨天晚上下雨,我想让他起来替我关好窗户,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。站在窗前,看到这棵流苏树在风里摇曳,像是在向我招手,我就明白我的儿子要走了,在向我告别呢。”老人伸手拍了拍流苏树,就像在拍儿子的肩膀,那么地重,又那么地轻。

我从屋里拿来一件衣服为老人披上,一段时间不见,他又苍老了许多。老人弯下腰,从地上的水洼里捡起几朵流苏花,轻轻地抚在另外一只手里。“再好看的花也有凋谢的时候。你看同样在一棵树上,有的已经盛开,有的还是花苞,有的却被风吹落。”老人抬头看了看流苏树,说:“这花就像我的儿子,既然已经凋谢,那就让它随风而去吧。”老人含着泪笑了,就连树上那正怒放着流苏花,都在微风中轻轻地地点着头。

## 燕来不过三月三

■ 张新锐

母亲说,燕来不过三月三,燕走不过九月九。这话她念叨了几十年,像念叨俺姥爷长年推着那辆胶皮独轮小推车走路一样,不推车,就仿佛不会迈腿了。

快三月了,料峭的风里,已有了温软的意思。院子里堆着木料砖瓦,只等冻土化开就动工。这些日子,母亲总站在堂屋门口,仰脸望着梁上那个燕子窝。那是多年的老窝,泥巴都凝成了铁灰色,嵌在檩条与苇箔之间,结实得很。

我知道她心里熬煎什么。

母亲说这对紫燕比我的年龄还大。它们年年回来,年年在这个窝里生儿育女。母亲说这话时,眼神悠远,像望着一条流淌了很久的河。从我记事起,每到三月,母亲就天天站在门前,仰着脸望。忽然有一天,她紧走几步,伸出两条胳膊,像迎接一个远路归来的孩子——是燕子回来了。它们贴着地皮一掠,翅膀沾着桃花的香气,落在晾衣绳上,尾巴剪着春风,对着母亲叫两声。母亲就笑,皱纹都舒展开了,说:回来了?路上累了吧!

那眼神,真像是见了自家久别的孩子。

燕子确实像家人。它们在梁间飞来飞去,衔泥补窝,有时落在饭桌上,歪着脑袋看我们吃饭,一点也不怕人。有一年夏天,我们刚切开一牙沙瓤西瓜,正要捧起来吃,噗的一声,一泡燕屎正落在桌上。我一肚子火气,跳起来就要拿竹竿去捅那窝。母亲一把拽住我,语气少有的焦急:它是小燕子,不懂事!你们小时候就不犯错误吗?谁还能不叫你回家了。

第二天,母亲找出一块盖垫,四角拴上绳子,高高悬在燕窝底下。母亲抬头看看,很满意:这不就行了?人,该让着点燕子的。从此桌上再没落过脏东西。

那些年,燕子年年回来。小燕子孵出来,黄嘴茸毛,挤挤挨挨露出小脑袋,母燕叨着虫子飞来,它们齐刷刷张开嘴,叫声细嫩嫩的。我坐在门槛上看着,忽然就想起母亲喂我吃饭的样子,想起冬夜里她给我掖被角的手。原来天底下的母亲,都

是一样的。

可今年,房子要拆了。那天傍晚,母亲站在堂屋,久久望着那个燕窝。夕阳从窗棂斜照进来,映着她花白的头发。她忽然说:得把它弄下来。

我怔住了。

母亲拿起早已准备好的竹竿,又放下,再拿起。她的手有些抖。终于,她把竹竿轻轻探向那个铁灰色的老窝。竹竿颤巍巍地一顶,窝掉了下来,不是整个儿落地,而是碎成了几块,簌簌散在地上。母亲慌忙蹲下,一块一块地捡,像捡起一件刚摔碎的旧瓷,泥巴里掺着草茎,还夹着几根细细的羽毛。

后来,母亲让我找出一块干净的盖垫,把那些碎泥小心放在上面。又让我搬来梯子,爬上院内那棵大杨树。杨树很高,我把盖垫端正正放上去,用绳子拴牢。

我从树上下来时,母亲还在仰头望着。风吹着她的白发,也吹动着杨树上的盖垫。她说:燕子来了,找不着原来的家,或许能看见这个,嗅出这些泥巴的味道——每一粒小小的泥丸,都沾着它们的唾液呢。

我鼻子一酸。

等新房盖好了,母亲说:咱们把窝再托上去。它们要是不嫌弃,就还回来住。

三月一天天近了。母亲还是天天站在门口望,只是如今,她望的是杨树上的那个盖垫。有时风吹动它,母亲的眼神就跟着轻轻一颤。我知道她在等什么,等那对紫燕,等它们越过长江,飞过高山,穿过三月的桃花雨,回到这个变了模样的村庄。

老话说,燕来不过三月三。今年的三月三,燕子会来吗?

它们一定认得那个盖垫。盖垫上有老窝的泥,有经年隐晦的气息,有母亲几十年的盼望。它们会在杨树边绕几圈,对着盖垫叫几声,然后飞下来,落在母亲伸出的手臂上。

那时候,母亲就会笑了。

## 一头老驴

■ 张维明

“我有一只小毛驴,我从来也不骑,有一天心血来潮,骑着去赶集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歌,总会想起小时候家里养的那头温顺可爱的小毛驴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土地承包到户,家里因为缺少劳动力,几亩薄田累得半死也忙不过来,于是父母便合计着买头小毛驴,既可以帮着家里拉拉拽拽,一年还能攒下不少肥料。那年春天,父亲请养了一辈子牲口的爷爷帮忙,到集市上挑了一头小毛驴。背上毛色是亮黑色,肚子上是羽白色,两个长长的耳朵,灰白的嘴巴,非常可爱温顺。后来听父亲说这头毛驴刚满一岁,开了春就可以帮着家里干活了。还给它准备了鞍具驴铃等套驴拉车的工具。

一开始让小毛驴拉地排车的时候并不顺利,可能因为没有“工作经验”,它对拉地排车的流程不熟悉,这时父亲就开始对小毛驴进行训练,其间父亲拿着鞭子连哄带吓,小毛驴总算上套了。虽说拉车的速度不快,但对于慢脾气的父亲而言已经非常满意了。小毛驴每到农忙、县里交公粮、卖棉花等节点,都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。记得有一年夏天,用小毛驴拉着地排车到姥姥家去走亲戚,出发前艳阳高照,我们收拾好东西就开始了驴车之旅。吃完午饭就突然变了脸,阴沉沉的,本想着这就回家的,可姥姥非要我们再坐一会,说等天转好了再走。父亲一看,不行!必须马上走,否则下雨了就麻烦了。无奈的姥姥拿出了一件雨衣,还找来两块塑料布。我们刚到半路雨就来了,巨大的雨点砸在身上疼得不行。不一会儿,雨越下越大,父亲拽停了驴车,自己披上雨衣,把大的一块塑料布盖在地排车上,正好盖过母亲还有我们兄弟二人,小的一块则盖在了驴身上。

因为雨太大了,雨声盖过了指挥驴子的声音,父亲干脆停止了指挥动作,任由驴子自己走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已听不到雨的声音,驴车也停止了晃动,睁开眼睛、掀开塑料布后,发现已经到家了,再看驴子身上已经湿透了。父

亲还打趣地说:“人家是老马识途,咱这是小驴识路!”看着湿透了的驴子,父亲甚是心疼,忙到柴房拿出一块干布给驴子擦干了身上的雨水。驴子似乎知道了父亲对它的好意,用嘴蹭了蹭父亲的手,以示感谢。

在我十一岁那年秋收时节,地里的玉米基本都收完了,就剩下犁地种麦子了,父母寻思着借两头牛犁地,没想到从村东头借到村西头,就借了一头老黄牛。只有委屈驴子和牛一起犁地了。可是牛毕竟力气大,地还没犁到一半,拽犁的横撑就失去了平衡。父亲一声吆喝,驴子似乎听懂了似的,使出全身力气开始疯狂地向前冲,总算把地犁完了。但是晚上回来后,驴子累得连草料都不吃了。当时父亲吓得不轻,赶紧到爷爷家询问。爷爷说,没事,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。

驴子也有犯倔脾气的時候,记得有一次放在驴槽边的泔水桶翻了,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地用鞭子把驴子打了两下,驴子可不愿意了,撅起嘴以示抗议。后来,父亲才了解原委,是家里养的小猪挣脱围栏闯下的祸。

父亲还带我用驴子到离家二十多里的王老棉厂拉棉饼(棉籽榨油后的渣子做的饼,可以当做肥料),冬天农闲时用驴子拉着苇箔到县城卖……那些年,驴子似乎成了家里的主力,伴我度过难忘岁月。

1995年我入伍到部队,关于驴子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少了。再后来,父亲写信告诉我,现在家里条件好了,驴也老了,想买台拖拉机,麦收秋种少不了。2007年底我复员回家,看到家里添的新拖拉机甚是高兴。我随口问了一句,老驴还好吗?母亲则叹了口气说,你爸把驴卖了,不过买驴的不是屠户……我愣了一下追问,你们怎么知道不是?父亲接着说,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们卖驴,但驴确实太老了,最后连走路都费劲,吃的也少了。

这头毛驴,从我家度过了它懵懂的幼年、年富力强的壮年以及经验丰富的老年,完成了一生的使命。